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

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，吹化了薛姑娘，大家都笑了。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，笑道：「原有些真，到了你嘴裡，越發沒了網兒了！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，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。」尤二姐纔要又問，忽見尤三姐笑問道：「可是你們家那寶玉，除了上學，他做些什麼？」興兒笑道：「三姨兒別問他，說起來，三姨兒也未必信。他長了這麼大，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，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嚴嚴的管著念書？偏他不愛念書，是老太太的寶貝。老爺先還管，如今也不敢管了。成天家瘋癲癩的，說話人也不懂，幹的事也不知。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，心裡自然是聰明的，誰知裡頭更糊塗。見了人，一句話也沒有。所有的好處，雖沒上過學，倒難為他認得幾個字。每日又不習文，又不學武，又怕見人，只愛在丫頭群兒裡鬧。再者，也沒個剛氣兒。有一遭見了我們，喜歡時，沒上沒下，大家亂玩一陣；不喜歡，各自走了，他也不理人。我們坐著臥著，見了他也不理他，他也不責備。因此，沒人怕他，只管隨便，都過的去。」

尤三姐笑道：「主子寬了，你們又這樣，嚴了又抱怨，可知你們難纏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我們看他倒好，原來這樣。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！」尤三姐道：「姐姐信他胡說？俗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？行事言談吃喝，原有些女兒氣的，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。要說糊塗，那些兒糊塗？姐姐記得穿孝時，俗們同在一處，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遷棺，俗們都在那裡站著，他只站在頭裡攔著人。人說他不知禮，又沒眼色。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俗們說？——『姐姐們不知道：我並不是沒眼色；想和尚們的那樣醜，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。』接著他吃茶，姐姐又要茶，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，他趕忙說：『那碗是醜的，另洗了再斟來。』這兩件上，我冷眼去看，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，不管什麼都過的去，只不大合外人的式，所以他們不知道。」尤二姐聽說，笑道：「依你說，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。竟把你許了他，豈不好？」三姐見有興兒，不便說話，只低了頭磕瓜子兒。興兒笑道：「若論模樣兒行為，倒是一對兒好人，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，只是沒有露形兒。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。因林姑娘多病，二則都還小，所以還沒辦呢。再過三二年，老太太便一開言，那是再無不准的了。」

大家正說話，只見隆兒又來了，說：「老爺有事，——是件機密大事，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。不過三五日就起身，來回得五六天的工夫。今兒不能來了，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。明日爺來，好做定奪。」說著，帶了興兒，也回去了。

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，早睡下了，盤問他妹子一夜。至次日午後，賈璉方來了，尤二姐因勸他，說：「既有正事，何必忙忙又來？千萬別為我誤事。」賈璉道：「也沒什麼事，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。出了月兒就起身，得半月工夫纔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只管放心前去，這裡一應不用你惦记。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。他已擇定了人，你只要依他就是了。」

賈璉忙問：「是誰？」二姐笑道：「這人此刻不在這裡，不知多早晚纔來呢。也難為他的眼力！他自己說了：這人一年不來，他等一年；二年不來，等三年。若這人死了，再不來了，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，吃常齋，念佛，再不嫁人。」賈璉問：「到底是誰，這樣動他的心？」二姐兒笑道：「說來話長。五年前，我們老娘家做生日，媽媽和我們到那裡給老娘拜壽，他家請了一起玩戲的人，也都是好人家子弟。裡頭有個裝小生的，叫做柳湘蓮。如今要是他纔嫁。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，不知回來了不曾。」

賈璉聽了道：「怪道呢！我說是個什麼人，原來是他！果然眼力不錯！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致人，最是冷面冷心的，差不多的人，他都無情無義。他最和寶玉合的來。去年因打了薛馱子，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，不知那裡去了，一向沒來。聽見有人說來了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一問寶玉小廝們就知道了。——倘或不來時，他是萍蹤浪跡，知道幾年纔來？豈不白耽擱了大事？」二姐道：「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，幹的出來。他怎麼說，只依他便了。」

二人正說之間，只見三姐走來說道：「姐夫，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。今日和你說罷，你只放心，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，說什麼是什麼。若有了姓柳的來，我便嫁他。從今兒起，我吃常齋念佛，伏侍母親，等來了嫁了他去；若一百年不來，我自己修行去了。」說著，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，磕作兩段，說：「一句不真，就合這簪子一樣！」說著，回房去了，真個竟「非禮不動，非禮不言」起來。

賈璉無了法，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，復回家和鳳姐商議起身之事。一面著人問焙茗。焙茗說：「竟不知道，大約沒來，若來了，必是我知道的。」一面又問他的街坊，也說沒來。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。

至起身之日已近，前兩天便說起身，卻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，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。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似的；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，自是不消惦记。

是日，一早出城，經奔平安州大道，曉行夜住，渴飲饑餐。方走了三日，那日正走之間，頂頭來了一群馱子，內中一夥，主僕四來匹馬。走的近了，一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。賈璉深為奇怪，忙拍馬迎了上來，大家一齊相見，說些別後寒溫，便入一酒店歇下，共敘談敘談。

賈璉因笑道：「鬧過之後，我們忙著請你兩個和解，誰知柳二弟蹤跡全無。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？」薛蟠笑道：「天下竟有這樣奇事！我和夥計販了貨物，自春天起身，往回裡走，一路平安。誰知前兒到了平安州地面。遇見一夥強盜，已將東西劫去。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，方把賊人趕散，奪回貨物，還救了我們的性命。我謝他又不受，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兄弟，如今一路進京。從此後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。到前面岔口上分路，他就分路，往南二百里，有他一個姑媽家，他去望候望候。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，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，尋一門好親事，大家過起來。」

賈璉聽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倒好，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。」因又說道：「方纔說給柳二弟提親，我正有一門好親事，堪配二弟。」說著，便將自己娶尤氏，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，說了出來，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。又囑薛蟠：「且不可告訴家裡。等生了兒子，自然是知道的。」

薛蟠聽了大喜，說：「早該如此。這都是舍表妹之過！」湘蓮忙笑說：「你又忘情了。還不住口！」薛蟠忙止住不語，便說：「既是這等，這門親事定要做的。」湘蓮道：「我本有願，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。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，顧不得許多了，任憑定奪，我無不從命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如今口說無憑，等柳二弟一見，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。」湘蓮聽了大喜，說：「既如此說，等弟探過姑母，不過一月內，就進京的，那時再定，如何？」賈璉笑道：「你我一言為定。只是我信不過二弟。你是萍蹤浪跡，倘然去了不來，豈不誤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？須得留一個定禮。」湘蓮道：「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？小弟素係寒貧，況且在客中，那裡能有定禮？」薛蟠道：「我這裡現成，就備一分二哥帶去。」賈璉道：「也不用金銀珠寶，須是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，不論貴賤，不過帶去取信耳。」湘蓮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弟無別物，囊中還有一把『鴛鴦劍』，乃弟家中傳代之寶，弟也不敢擅用，只是隨身收藏著，二哥就請拿去為定。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，亦斷不捨此劍。」說畢，大家又飲了幾杯，方各自上馬，作別起程去了。

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，見了節度，完了公事，因又囑咐他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。賈璉領命，次日連忙取路回家，先到尤二姐那邊。

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，分謹肅，每日關門閉戶，一點外事不聞。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，每日侍奉母親之餘，只和姐姐一處做些活計。雖賈珍珍賈璉不在家，也來鬼混了兩次，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，推故不見。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，那裡還敢招惹他去？所以蹤跡一發疏闊了。

卻說這日賈璉進門，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，喜之不盡，深念二姐兒之德。大家敘些寒溫，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

一回，又將「鴛鴦劍」取出；遞給三姐兒。三姐兒看時，上面龍吞夔護，珠寶晶瑩。及至拿出來看時，裡面卻是兩把合體的，一把上面鑿一「鴛」字。一把上面鑿一「鴦」字，冷颼颼，明亮亮，如兩痕秋水一般。三姐兒喜出望外，連忙收了，掛在自己繡房床上，每日望著劍，自喜終身有靠。

賈璉住了兩天，回去復了父命，回家合宅相見。那時鳳姐已大愈，出來理事行走了。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。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，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，把這事丟過了，全不在心上，任憑賈璉裁奪。只怕賈璉獨力不能，少不得又給他幾兩銀子。賈璉拿來，交給二姐兒準備粧奩。

誰知八月內，湘蓮方進了京，先來拜見薛姨媽。又遇見薛蟠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，不服水土，一進京時，便病倒在家，請醫調治。聽見湘蓮來了，請入臥室相見。薛姨媽也不念舊事，只感救命之恩。母子們分稱謝。又說起親事一節，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，只等擇日。

湘蓮也感激不盡。次日，又來見寶玉。二人相會，如魚得水。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。寶玉笑道：「我聽見焙茗說，我卻未見。我也不敢多管。我又聽見焙茗說，璉二哥哥著實問你，不知有何話說？」

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了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「大喜，大喜！難得這個標致人！果然是個古今絕色，堪配你之為人。」湘蓮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他那少了人物？如何只想到我？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，也關切不至於此。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，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？我自己疑惑起來，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。所以後來想起你來，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原是個精細人，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？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。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，便罷了，何必再疑？」湘蓮道：「你既不知他來歷，如何又知是絕色？」寶玉道：「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。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，怎麼不知？真真一對尤物！——他又姓尤。」

湘蓮聽了，跌腳道：「這事不好！斷乎做不得！你們東府裡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！」寶玉聽說，紅了臉。湘蓮自慚失言，連忙作揖，說：「我該死胡說！你好歹告訴我，他品行如何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既深知，又來問我做什麼？連我也未必乾淨了。」湘蓮笑道：「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，好歹別多心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何必再提！這倒似有心了。」

湘蓮作揖告辭出來，心中想著要找薛蟠，一則他病著，二則他又浮躁，不如去要回定禮。主意已定，便一徑來找賈璉。賈璉正在新房中，聞湘蓮來了，喜之不盡，忙迎出來，讓到內堂，和尤老娘相見。湘蓮只作揖，稱「老伯母」，自稱「晚生」，賈璉聽了詫異。

吃茶之間，湘蓮便說：「客中偶然忙促，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，使弟無言可回。要從了二哥，背了姑母，似不合理。若係金帛之定，弟不敢索取；但此劍係祖父所遺，請仍賜回為幸。」

賈璉聽了，心中自是不自在，便道：「二弟，這話你說錯了。定者，定也。原怕反悔，所以為定。豈有婚姻之事，出入隨意的？這個斷乎使不得。」湘蓮笑說：「如此說，弟願領責備罰，然此事斷不敢從命。」賈璉還要饒舌。湘蓮便起身說：「請兄外座一敘，此處不便。」

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。好容易等了他來，今忽見反悔，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，把自己也當做淫奔無恥之流，不屑為妻。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，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，就是爭辯起來，自己也無趣味。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，連忙摘下劍來，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，出來便說：「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，還你的定禮！」一面淚如雨下，左手將劍並鞘送給湘蓮，右手回肘，只往項上一橫，可憐「揉碎桃花紅滿地，玉山傾倒再難扶！」

當下嚇的眾人急救不迭。尤老娘一面嚎哭，一面大罵湘蓮。賈璉揪住湘蓮，命人捆了送官。二姐兒忙止淚，反勸賈璉：「人家並沒威逼他，是他自尋短見，你便送他到官，又有何益？反覺生事出醜。不如放他去罷！」

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，便放了手，命湘蓮快去。湘蓮反不動身，拉下手絹，拭淚道：「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！真真可敬！是我沒福消受。」大哭一場，等買了棺木，眼看著人殮，又撫棺大哭一場，方告辭而去。出門正無所之，昏昏默默，自想方纔之事：「原來這樣標致人才，又這等剛烈！」自悔不及，信步行來，也不自知了。

正走之間，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，三姐從那邊來了，一手捧著「鴛鴦劍」，一手捧著一卷冊子，向湘蓮哭道：「妾癡情待君五年，不期君果冷心冷面。妾以死報此癡情！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，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。妾不忍相別，故來一會，從此再不能相見矣！」說畢，又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，便要告辭而行。湘蓮不捨，連忙欲上來拉住問時，那三姐一捧手，便自去了。這裡湘蓮放聲大哭，不覺自夢中哭醒，似夢非夢，睜眼看時，竟是一座破廟，旁邊坐著一個癩腿道士捕虱。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：「此係何方？仙師何號？」道士笑道：「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，我係何人。不過暫來歇腿而已。」柳湘蓮聽了，冷然如寒冰侵骨。掣出那股雄劍來，將萬根煩惱絲，一揮而盡，便隨那道士，不知往那裡去了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